

武林第一傻

卧龙生著
台·湾



武林第一傻

台灣・卧龍生著

(上)

黃山書社

武林第一傻

台灣·卧龍生著

(中)

黃山書社

武林第一傻

台湾·卧龙生著

(下)

黄 山 书 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任耕松

封面设计:周明

武林第一傻(上、中、下)

台湾·卧龙生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 字数:492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535—968—7/I·165

全套定价:27.50 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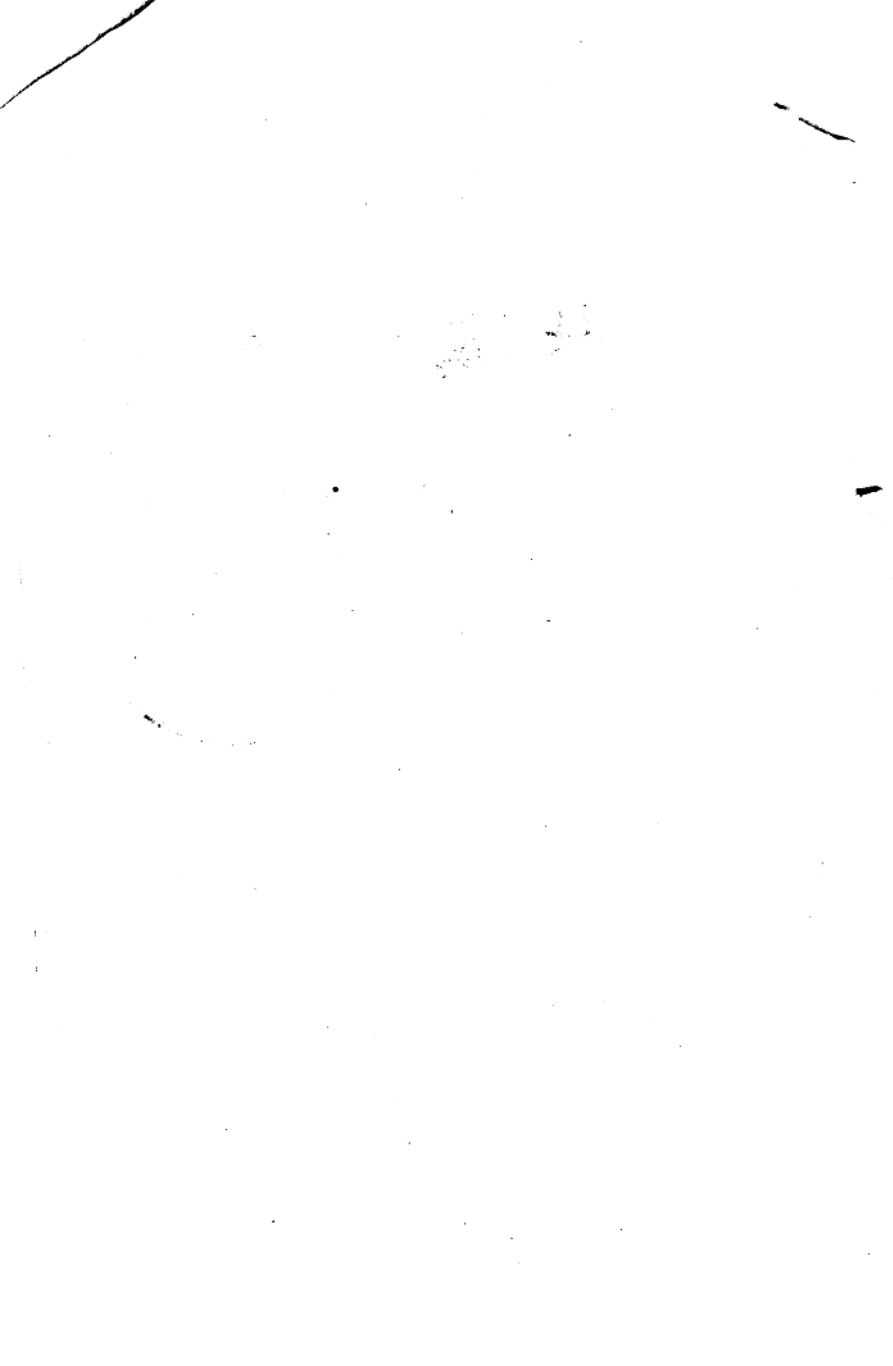
漆黑的夜幕下，十几条黑影，悄悄逼近镇林山庄，遂飞檐越脊，潜入内宅，刹那之间，镇林山庄被血洗了！几十具尸体横卧房院，但见一个幸存的七八岁男孩，满腔血污，艰难地向庄外爬去……他就是武林巨擘谢宾之子谢鹏飞。然而，敌手并未放过他，四处搜寻可能未杀尽的谢宾后代，当谢鹏飞险遭毒手时，被武林七大门派高手“极乐笋王”相救，并传极乐神功，使谢鹏飞成为名震江湖的少侠。谢少侠为铲除武林败类报家仇，广交天下豪士，与“五毒教”、“毒书生”等一批武林奸邪之徒展开殊死争杀，谢宾当年老友回春子，也不离谢鹏飞左右，时而相助。“千面魔女”，更是对谢少侠暗牵情丝，赤心相帮。于是，引出了一段段曲折离奇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惊险感人故事。世人多变，亲朋绝义见死不救。善心不泯，穷丐有情虎口抢人；姝丽思春，择善重义觅知音。恶女胸窄，强夺人爱施毒手；素昧平生，赤心换得真情在；貌似亲朋，竟是杀人刽子手……一部《武林第一傻》，描绘多少世态相，令阅者不忍释卷。

武林不~~一~~傻

此書請在下列時間內歸還

(中)

黃 山 書 社



孤寂、忧愁、发闷。

它们在瞬间已无影无踪。

谢鹏飞却仍在喝着酒，但，酒在谢鹏飞的口中已没味了。

就在这时，一阵轻语传进谢鹏飞的耳中：“这位公子，谢谢你的桌子！”

谢鹏飞闻言，如从梦中初醒，他含糊道：“唔！不用！不必客气。”

这时，那三个少女已走近门口。

谢鹏飞看着那少女满头秀发在门口一闪，便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谢鹏飞看着那少女消失的背影，心里不禁愕然。

他真想冲出去，把那梦幻似的少女留住，与她再相处片刻。

但是，这已不可能了。

谢鹏飞的心里不禁沉甸甸的，他的心里很快被一种失落感占据。

刚才的那种感觉，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谢鹏飞已无法留住这种感觉，只是，心中又多了份美好的倩影。

刚才的片刻，虽然是短暂的，但在谢鹏飞的心里是难忘的，更是珍贵的。

这短暂的片刻，在谢鹏飞的心里，已成为他唯一的永恒。

一层重重的伤感已渐渐地笼罩在谢鹏飞的全身。

他只是拼命的、一味地喝酒，一直到他趴在了桌上。

突然，谢鹏飞的眼中闪起两个亮点。

他看见了一块粉色的绢手帕，他一把抓住了它，随即，闪电般夺门而出。

夜幕下的麻石路板，一片冷清。谢鹏飞伫立在路的尽头，手中拿着那一方手帕。

良久，谢鹏飞才转过身来。

他看着手中的这条手帕，闻到一丝淡淡如幽兰似的香味。手帕上绣着一株枝叶挺秀，含苞待放的兰花。

手帕上仿佛又出现了刚才那个少女的情影。

谢鹏飞的脸上，露出一种微笑。

这种微笑仿佛是自嘲，又仿佛是种洒脱。

总之，这微笑带着轻淡的惨然。

谢鹏飞的醉意渐浓，他踉踉跄跄向来的方向走去。

他的背影很修长，也有些混乱。

他的心里，又回到了原来，在那短暂片刻消失的一切又回来了，孤寂、忧愁、发闷。

而且比原来更多了份——惆怅。

他的身影，像一颗孤星，渐渐消失在茫茫夜幕里。

谢鹏飞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金色的阳光洒满房间。

他一骨碌爬起来，却感到头像裂开般的疼痛。

他不由用手捂住了脑袋，昨天晚上确实喝了过多的酒。

谢鹏飞心中急道：“糟糕，已是中午了，赶回家恐怕来不及了。

但是，他随即推翻了心中的想法，暗暗道：“今天一定要

回去，哪怕累死也要赶回去。

主意一定，谢鹏飞便飞身出了客栈。



这里离他的家——镇林山，足足有一天的路程，谢鹏飞想在半天之内便赶到，简直是不可能。

但是，他的心里却并不去想，他只想早点回到自己的家。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家了，其余什么也没有了。

尽管，这个家对他来说已很陌生，也许已是一片灰烬。

但是，那里毕竟有他的根，有他的美丽童年。

谢鹏飞施展开轻功，如一匹脱疆的野马，只是狂奔。

他奔啊！奔！一直向他那美丽的童年奔去……

谢鹏飞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不过，这时已是夜色苍茫，星辰点点。

谢鹏飞站在这沉沉的夜幕下，四周是万籁俱静。

他不敢相信眼前是自己的家，但这也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他的眼前，是一堆废墟，只有一些残墙断瓦还能证明这里以前有过人家。

他呆呆地伫立在废墟中，一动也不动。

只有门前的两棵大树，在秋风的吹拂下，摇摆着满身的叶片，像在倾诉着什么。

谢鹏飞看着它们，像是在追忆着什么。

他的眼睛呆滞地看着自己的家园，眼中早已盈满了泪，但泪并没滴落。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自己的童年。

他的目光中开始有了亮光，尽管是一双泪眼。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父母，正在向他招唤。

他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快乐的笑着，在他的小脸上来了个深深的亲吻。

一旁的爸爸在旁高兴地笑着，一把举起了自己，把自己举过了他的头顶。

自己也快乐的手舞足蹈。

后来，自己的小表妹也跑过来，爸爸也举起她。

两人在自己爸爸的肩上，快乐地笑着，唱着。

接着两个人像表功似的唱起了常背的那首“乐府民歌”

.....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背完，两人都欢快的一笑。

爸爸丢下了他们，他们又手挽着手走进花丛，一起捕捉蝴蝶。

想着想着，谢鹏飞脸上浮出了笑意，这是种痴痴地笑，谢鹏飞的眼中，露出了一种神往。

突然，他的脸一下僵住了，眼中已露出绝望的神情。

他的脸仿佛一下变得比这黑夜还要阴沉，肃穆。

一阵难以抵挡的悲痛揉断了他的心肠，就如万箭穿心一般。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这是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老人。

他的头发苍白，脸上没有一丝的血色，就像是一层白蜡。

只有额头上一道道如深沟的皱纹，记载着他的沧桑。

老人的脸颊塌陷着，颧骨微高，两眼暗淡，一看便知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他的动作迟缓，有些蹒跚地走向谢鹏飞。

老人呆呆地走近，月光下老人看上去有些畏缩。

谢鹏飞定睛一看，不由一阵狂喜。

他冲上去扶住老人，口中喊道：“老人家！原来是你。”他的语气十分激动。

老人瞪着双迷惘的眼睛渐渐地看着谢鹏飞。

老人一语未发，但在谢鹏飞的脸上不停地扫着，像在寻找着什么。

谢鹏飞又叫道：“老人家！是我呀！我是飞儿啊！”

老人听他过完，身子微微颤一下，眼睛更认真地看着谢鹏飞。

老人的嘴里有些嗫嗫嚅嚅，像在自言自语。

谢鹏飞见老人仍没认出自己，不禁有些急了。

他摇了摇老人的胳膊，说道：“老管家，我是鹏飞呀！”

老人一听，似乎明白了地来，颤声道：“你……你是飞儿？”

谢鹏飞连连点头，嘴里说道：“是呀，我就是飞儿！老管家你好吗？”

老人猛地摆脱了谢鹏飞的手，在他的面前跪了下来。

谢鹏飞慌忙一闪，避到一旁，口中说道：“老人家别这样。”

但是，老人已经跪下了，他带着哭腔，说道：“小少爷，你终于回来了。”

说完，他竟抽泣起来，无法再接下去。

谢鹏飞急忙扶起地上的老人，口中说道：“老人家快快请起。”

老人站了起来，用手轻轻摩挲着谢鹏飞的脸颊，口中喃喃说道：“真像！真像老庄主的模样。”

谢鹏飞扶着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口中问道：“老人家！你怎么会在这里？”

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咳！说来话长了！”他的脸上现出一片沧桑。

老人双眼定定地看着前方，拧着眉头，紧闭着双唇，额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像是沉思。

原来，这个老人是“镇林山庄”的老管家。

他的名字叫谢忠，他的年纪已逾八旬，是个真正的忠仆。

谢鹏飞的爷爷还在世时，他就是谢家的总管了。

直到谢鹏飞出世后，他依然是谢家的总管。

他在谢家名为下人，而谢家的人从没把他当作下人看。

谢鹏飞在童年时，谢忠就常常背着他，到处玩乐，所以，谢鹏飞一见到谢忠，很快便认出了他。

而谢忠却一时无法辨清谢鹏飞，因为谢鹏飞离开家时才刚刚八岁。

但谢忠凭谢鹏飞的相貌，敢断定他就是谢鹏飞。

因为谢忠有自己的直觉，直觉告诉他眼前的少年就是他

曾经背在肩上的小少爷。

尽管直觉有时并不准确，但谢鹏飞酷似老庄主的相貌可以证明一切。

但，当年谢家突遭大祸，为什么谢忠能幸免呢？

因为谢忠那天晚上没在镇林山庄。

谢家遇难时正是离中秋佳节不远的日子。

谢忠按照往年的习惯，去镇上购买物品，以备过中秋节。

因集镇离“镇林山庄”较远，谢忠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他回来时，谢家已遭了难。

谢忠一进门，便闻到股浓重的血腥味，他的心不由一紧，急忙放下肩上的担子向内院冲去。

他赶到庄主的房前，见房门虚掩着，便叫了两声，但并没回音。

谢忠急忙推门而入，见庄主夫妇都倒在血泊中，已经咽了气。

谢忠不由一阵恐慌，他急忙又向其余的房间奔去。

他跑遍了所有的房间，房里只有已断气的尸体。

谢忠被眼前的一切震呆了，他不知所措地瘫倒在地上。

良久良久，他才从恶梦中惊醒，又回到庄主的房里。

他猛觉得，刚才在慌乱中似乎没见到小少爷。

全房里只躺着庄主夫妇，不见谢鹏飞的影子。

他又在所有的地方搜索了一遍，依然不见谢鹏飞的踪影。

但他发现，与谢鹏飞朝夕相伴的玉簪也不见了。

除了这两个孩子，庄上可说是无一人幸免。